

张天翼 讽世喜剧小说

鬼土日记

包氏父子



- 清明时节
- 畸人手记
- 猪肠子的悲哀
- 脊背与奶子
- 移行

张天翼被鲁迅称之为
新文学运动以来“最好的作家之一”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张天翼 讽世喜剧小说

鬼土日记

包氏父子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01130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天翼讽世喜剧小说/张天翼著. -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1999.12

ISBN 7-80120-392-5

I. 张… II. 张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
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4120 号

● 张天翼讽世喜剧小说

著 者/张天翼

责任编辑/江淑娟

装帧设计/杨群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印 刷/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

开 本/850×168毫米 1/32 印张/30 字数/72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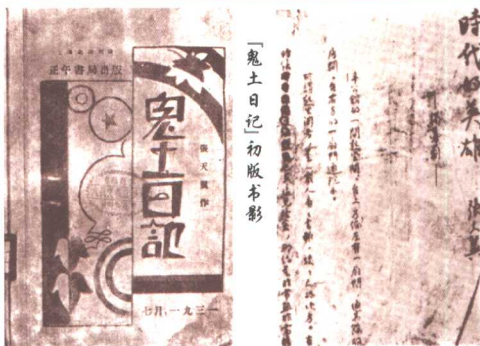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/2000年2月第1版 2000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/1—5000册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2号 100029

ISBN 7-80120-392-5/I·67 定价:54.00(全三册)

作者手迹——「时代的英雄」



「鬼土日记」初版书影

张天翼一九三五年六月于南京



张天翼档案

张天翼(1906-1985)，原名张天定，生于南京。被鲁迅称之为新文学运动以来“最好的作家之一”。

■ “他的出现给1920年以后的文坛带来了清新的感觉。他笔下的讽刺与幽默比老舍的要经得起深思得多，绝不会使世态化为一笑；而摄取人生一片段写一个短篇的办法也比沈从文的着眼处要深远，能由一角显示出全面。”

——文学史家 王瑶

■ “他摒弃了华丽的辞藻，也不用冗长的段落结构，又用喜剧或者戏剧性的精确，来模拟每一社会阶层的语言习惯。就方言的广度和准确性而论，张天翼在现代中国小说中，是首屈一指的。”

——文学史家夏至清（美国）

责任编辑：江淑娟
封面设计：杨群

ISBN 7-80120-392-5



9 787801 203922 >

时光系列

ISBN 7 - 80120 - 392 - 5/1 · 67
定价：54.00元(全三册)

鬼土日记	(7)
清明时节	(111)
包氏父子	(173)
畸人手记	(212)
家 宴	(212)
妻的地位	(217)
至 情	(220)
切实的学问	(222)
新与旧	(223)
“艺术”的效果	(238)
别 扭	(239)
养 性	(244)
晴天霹雳	(245)
尾 声	(248)
猪肠子的悲哀	(249)
脊背与奶子	(262)
移 行	(286)

鬼土日记



献 辞

把这些凌乱的杂感

恭而又敬，献给：

我们聪明，机警

装满着权威与金银的

如今的社会主人，

我们勤谨，热心

红着眼睛的

社会主人的忠臣，

我们和平，同情

又生活得怪安静的太太，先生，

以及一群住在高层

闲情逸致的爷们。

献给这群爷们，

献给这群爷们，

但可敬的爷们

从这儿抓不到一星儿欢欣：

这儿没写成糍蛮死与爱情

女人或酒精，

也没梦境样的幽景。

只是笨得大饼似地
迸出了些你不中听的声音：
噍噍，爷们，
这是笨得大饼似地
迸出的你不中听的声音。

一九三〇年十二月，作者顶礼敬献

关于《鬼土日记》的一封信

先生，在那鬼土里，我住了几天。这几天内我将所见的记了些下来，就是这本薄薄的日记，除被我自己删下些不相干的一小部份外，全在这里。

这所记没有一点夸张，过火；不忠实的地方——我须乎要说这些呢，先生，因为我并不是个所谓文人，并不是想写小说，我用不着费了劲来和你们开玩笑。我只是象一个新闻记者，把所见的，闻的，接触的，写实地记了下来而已。

先生，你刚读这日记时，你也许会感到鬼土社会里的人和事，有点不近情，或是说有点可笑。是的，就是我，刚一到那边时，也觉得它滑稽，矛盾，一个畸形的社会。一眼看去，他们的社会和我们阳世社会是不同的。但先生，我要请你观察一下，观察之后，你会发见一桩事，就是：鬼土社会和阳世社会虽然看去似乎是不同，但不同的只是表面，只是形式，而其实这两个社会的一切一切，无论人，无论事，都是建立在同一原则之上的。这两个社会是一样的，没什么差别。因此，先生，我请你不要觉得它有点滑稽，矛盾，畸形，不合理。如你万一有这感觉，那你对阳

世社会里为什么没有感到这些呢？

现在我再向你声明一句：我没有把趣味，滑稽，开玩笑的气味放在这日记里。我是很严肃的，在态度上。所以也要请你——

严肃地去读它。

韩士谦

年 月 日

鬼土日记

某日

好久便学会了“走险”，今天决意试一试，果然灵验，居然到了这鬼土里。事先，请朋友将我的肉体安放在妥当的地方，因为还得回来的；一面焚化一封信给十年前死去的故人萧仲讷君，请他来接收。

于是试成功了。自己在在一个不大亮的地方走着。

前面有两个人。虽然黑暗，可是我一看便认出其一是萧仲讷。他见着我的第一句话不是和我话旧，也不表示欢迎的样子，只是：“快把你的那个遮住！”

我茫然了：“那个？那个什么？”

他手指指他自己的鼻子。怎么，这是……？他鼻子上有个白色的绒套子，象一顶帽，遮盖着他的鼻子。

“快遮住快遮住！”他又说。我于是用左手掩着鼻子。但是，“还不行，”他说，“哪，我给你带个东西来了，你自己套上罢。”

他扔给我一个绒套子，和他的一样，不过是蓝色的。套子的两端有丝质的带子，是系在耳朵上使它不至于掉下来的，鼻孔这端有两个圆孔，以便呼吸。于是我套上了。他然后向那同来的人叫道：“我的乖乖，你看，我给你介绍这位韩爷。”

他的乖乖是个漂亮女人，鼻子也遮住的，不过她的套子是丝的，还绣着花，比我们的好看些。萧说她是他的未婚妻。鬼土里也

有婚事么？但我没有工夫去理会这些事，我是在惊异着为什么要遮住鼻子。

“鼻子为什么要套上？”

可是仲讷慌张着脸色，很急似地打手势叫我莫开口。而他的乖乖涨红了脸，眼里放出轻蔑的光，看我一眼。仲讷马上接着说别的事：“韩爷，你一切我都替你安排好了；我替你弄好一间精致的房间。人口登记我也替你说好，只要拿个表来填一填就可以在‘高层’安住下去的。”

他领着我到街边，有一辆汽车停着；他请我上去。他的乖乖对汽车夫说：“到 V 字三六五街的时候停一停。”

“怎么，”萧君说。“为什么就要回去？你可是韩爷一句话唐突了么，乖乖你原谅他罢，他新来的，不懂规矩。”

“我因新来，不懂此间礼俗，请女士原谅。”我道个歉。

“不，我因为有事去。”她板着面孔。

车开了。到了那几百几十街那乖乖下了车。我们两人到了萧仲讷住的房子里。车开得快，路上的情形未能细看，只看见大街小巷，都很整齐，华丽，行路的男人都穿所谓燕尾服，女人都戴着珠宝，穿极漂亮的衣裳。房屋和人物都很整齐，不知是偶然有几条街如此，还是整个鬼土都如此。他日，当到处游览一下。

萧仲讷给我收拾了一间很精致的房间。他按一下铃，应铃声而起的是，我那房间的地板忽然开了一个方形的洞，一个穿制服的人走了上来。

“这位韩爷从今天起住在这房间里，你得好好地伺候他。”

萧仲讷说时眼睛看着天花板。

“是，爷爷。”那人说了又走了下去，地板又关上，一点痕迹也没有。

这简直是一种幻术，但下午就知道怎么回事了，知道了许多

事。

萧君曾告诉我遮鼻子的事。在这里，鼻子不许给人看见的，尤其是男女间。除开医生，没有人谈到鼻子的事，否则是下流人，如果万不得已要说的时侯，用“上处”两字代。小孩子也得知道忌讳鼻子，否则会遭大人的打骂；生下的孩子在满月的一天就给他鼻子套上的。

“遮掩鼻子是什么用意呢？”

“说不清，”他说，“这由来已久了。‘上处’的遮掩，只有你这种新来的人觉得惊异。在我们是已经作为标准道德，我们认为不遮掩‘上处’的是不完全的人类，因为据说这种遮掩是人类的道德本能。”

他的这些话不能令我满足，我要他将他的原始意义说给我。他说他不大懂，据有些书上说鼻子是象征性器官的，性器官的遮掩是人类羞耻本能之一种表现，故“上处”也套上套子。

然而这很怪。

“这怪什么，”他说。“你在阳世遮掩生殖器不奇怪，为什么拿遮掩‘上处’来奇怪呢？不同是人身一部分么！”

后来又想起他的仆役会从地底里跑上来的事。他说，地狱虽没有十八层，却有两层。我们这层叫高层，住着有钱人，绅士，学者，即上流人。下面那层叫低层，住着粗人，工人，农人，即下流人。执政者和官员自然是住在高层，总之这层是住着一切的支配者的。怪不得刚才看见的人和房屋那么讲究。

还有许多事，一下谈不完，他说他将来要渐渐使我知道。

新的环境令我兴奋。

某日

上午，萧爷将我的人口登记弄好了，这是地方政务局里取来的

一纸登记表，他作主替我一栏一栏填好，便叫人送到地方政务局去换取“高层住民执照”。那表上除姓名籍贯年龄性别而外，他为我这么填着：

地位——上流人

家境——收入宽裕

品格——绅士态度

职业——待择

思想——正确的平民思想

有乖乖否——无

以上各项，保证人是否绝对负责——是

绝对负责保证人萧仲讷。印。

先是看见了《领取高层住民执照条例》，那上面所载的手续与萧爷的不大同。那上面——

“第一章第二款，住高层者必须是上流人。……”

同章第四款：“该上流人须向本局（地方政务局）请求登记，并缴入市费五百元，填写登记表。……待本局派员审查，认为合格后，方准其在高层居住。……”

我现在既没缴纳五百块，也没那麻烦的手续。

“那你是特别情形。”萧说。

他告诉我，他是有点面子的，可以例外。别人呢，填好登记表之后，便得在他们指定的地方呆住，等他们的审查，这是精密的审查，所以一审查就是半年，这半年内你不能自由。他们先审查你的收入或不动产，其次察看你可有上流人态度。审查后便等政务局的批示，才可以拿到执照。

“如果批不准呢，便出境么？”我问。

“你是不会批不准的。”

“不，我说要是别人的话。”

“批不准么，他并不需要你出境，他只要你到低层里去住。”于是我又要他详细告诉我高低层的情形。

“这样的，”他说。“是全世界都分着两层，我们这国的高层住民和别国的高层人来往，低层的自然和别国的低层人来往，但国界当然是有的，高层哪里是国界，低层也在哪里分国界。一有战事，同国籍的低层人为了本能的爱国心的驱使，自然和国人一致行动的，他们自然受高层人的命令支配的。”

但是低层人的生活怎样呢。

他说：“他们的情形我也不大知道，在这层的上流人除非是必要的职务关系，此外没有一个人跑到低层去过的。要支配他们做什么事时可以用电话。一有战事，我们政府会命令低层人去袭击别国的低层人的。这关系你明白了吧。”

“为什么不放到同一层来呢？”

这里，亲爱的萧爷突然严肃着脸子，直一直腰子，演说似地说着：

“这有几百年的历史了，你去看史书上的记载便可知道。在封建时代，象我们这种平民都是住在低层的。后来我们革命，我们推倒了住高层的贵族王公，我们爬了上来，占据了高层；我们才抓到了平等，自由，光明。我们不远的祖先拿了这种光荣做遗产，我们才有了今日。但是……但是下流人……我有点说不清……近几百年来，据人种学委员会研究的结果，证明出下流人之所以为下流人是先天的，下流人有粗俗和其他的劣根性。他们都没有知识，我们……我们的政府便根据这报告，将人类分两层住。因为如果象你所说，和我们同住一层的话，上流人会看不顺眼，而且怕有下流化的危险，便分住着了。况且事实上也没什么不方便。”

“那你对于这事的个人意见呢？”

他摇头。“这些事我不大关心，一切社会性的事我都不大关心，也没有什么意见；我是个文学专家啊，因为。”

后来我找着了一本《最新市法大全》来看。这对于我这新来的人当然很有点用的。

有几条：

“第二章第二款，下列五种人得在高层居住：1，执政者及官员，2，实业家，富商及地主，3，绅士，4，各种专家及学者，5，其他必要者。”

“第五款，在高层居住者皆为上流人。”

“第六款，上流人须温文儒雅，举止安详，服饰整齐讲究。……不得说粗话。……裸露下部或上处者，无论有意无意，须受处分。……”

还附着下流人到高层来的规定：

“第三条，下流人有‘来’高层之必要者，（如筑屋，运输，听差等），须由一上流人证明，向地方政务局请求发给临时执照。该执照有效期内得出入高层。……”

“第三百九十九条，‘来’高层者须持执照向所辖警区领取规定服饰，服著整齐后方可在高层来往，免得观瞻。”

“第五百五十五条，……须先事沐浴，由本局派员察看，认为洁净后，方可出入高层。……”

“……勿事闲说，勿擅自行动。……不得闯入公园或其他上流人之公共场所。……”

接着：“犯本法者处以三等以上有期徒刑。”

吃过午饭，萧仲讷引我到外面去遛遛。

街上的男人许多穿着所谓燕尾服，漂亮而光润，皮肤都怪红润的。女人们都穿得美丽，华贵。店家门口都是五花八门的广告，街